

我的老家是重庆远郊区北碚的一个镇,叫歇马场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,好像听老辈人说,是关云长路过这里,将兵马在这里歇了一夜,故得名。后来我读三国,知道张飞到过重庆,关羽未曾入川,他镇守荆州,败走麦城,死在江东。可能是别的什么蜀中人干的事,安上了大名鼎鼎的关公上了。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做“落凤坡”,与凤雏庞统有没有关系就不清楚了。不过,我记事的时候,歇马场就成了军校所在地。

北碚、歇马、青木关,在由东向西的一条五十华里长的大川里,由一条公路相连。歇马居中,镇的东边是军校,占地好几百亩,东西长,南北窄,光是那个大操场,举办上万人的运动会也绰绰有余。

最开始时叫“速成中学”,就是给经过战争的军官补习文化,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中学水平。军官们有的经过解放战争,有的经过抗日战争,还有走过二万五

1959年夏,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“新农民”之后,我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,上断代中哲史课程。一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,从北大哲学系转来,他是建国后复旦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外国留学生。

校、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,特派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。根据他的要求,每星期四次(足足12个小时)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。我一字一句讲,他一字一句地译记。后来他说话也常常“之乎者也”起来了。他毕业论文选定以《墨子思想研究》为题。我整整花了二年的时间辅导他,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。

季塔连科归国后,中苏关系公开破裂,我与他从不通信息,“文革”期间工宣队还专为此审讯我一番。20年后的1980年,我突然接学校外办通知,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,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。他要求来复旦看望我。见面时他热情地与我拥抱,说:“我以为您已不在人世,一直担心着……”后来我才知道,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、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(现俄中友协主席)、科学院通讯院士,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顾问。临别时,他悄悄对我说:“两国和好时,一定请您来苏联做客!”

1989年12月中旬,应季塔连科之邀,去莫斯科作学术访问。到莫斯科机场已是半夜。

季塔连科到我住处,商量他主编的《中国哲学辞典》(俄文版),聘请我为该书顾问,审阅有关条目(该书1994年由俄国远东研究所出版)。他虽身居高官,但颇重旧谊,逢人便介绍“这位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”。

由前苏联而为俄罗斯后,季塔连科一切如常,仍任俄中友协主席,近十年来前后三次访复旦。2000年初,他为我一博士生的学位论文《墨学研究的》的出版写序。序中说“墨子的‘尚同’、‘尚贤’、‘兼相爱,交相利’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。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。”季塔连科身为俄中友好协会主席,将墨子精神贯彻到了外交实践活动之中。

少年学军

蒋元明

千里长征的,个个都是功臣,还有著名的战斗英雄。他们是姑娘们追求的对象,也是少年们崇拜的偶像。

每天早上,嘀嘀哒哒的军号声就传到耳朵里,声音清脆悦耳,划破黎明的寂静。那时农村,一般都是靠公鸡报晓,可我们不是。记得小时候,早上大人叫小孩:军号都响过了,还不起床!我们一天要听几遍军号,起床、出操、吃饭、上课、熄灯……我们是在军号声中长大的。

军校和村子之间有一座小山头,叫尖坡顶。一有空,我们就爬上山头,军营就尽收眼底。军官们集合、操练、整队唱歌,一清二楚。军校周围后来用竹子编成围墙,但有的地方开有口子,方便进出,所以我们经常穿过军营,尤其是晚上大操场放电影,周围的老百姓,特别是年轻人、小孩子蜂拥而去;一见银幕上“八一五星”闪闪,就欢呼,知道

又是打仗的片子,能过把瘾。《白毛女》《钢铁战士》《上甘岭》等等都是在军营里看的。

最有吸引力的是军人打靶。尖坡顶南边路两边一戒严,步枪、手枪、冲锋枪就响起来,惊心动魄。我们趴在路边,子弹有时从头顶上空鸣叫着飞过,很紧张,很刺激,很过瘾。等到戒严一解除,我们就冲进靶场,拣弹壳,挖弹头。人人都有收获。谁的战利品多,谁就值得炫耀。有时部队演习也到院子周围的山坡上,有时就在院子里开饭。这就好比电影演到家门口了,小孩们是部队走到哪里就追到哪里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身上的枪。

耳濡目染,村里的孩子也军事化了。院子旁边的一片斑竹林成了“司令部”,有司令、政委、参谋长,还有团长营长,他们都扛着肩章,肩章上的“星”是用烟盒里的锡箔纸做的,银光闪闪,很像回事;屁股上吊着木头做的驳壳枪,神气活现;晚上站岗放哨,还有口令。那枪不都是假的,有的上边挖了槽,安上弹壳,填上火药,一扣扳机,还真能打响。可惜那时我还小,只能和几个小屁孩儿跟在这些“尉官校官”后边跑,干一些搬石头垒工事、通风报信的事儿。

领头的叫春儿,是个孤儿,没爹没娘,也没上学,一个人住一间房,无人管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他的家就成了院子里小孩们的乐园,他的床可以随便躺,脏脚丫子也没关系。春儿有号召力,上中学的孩子都听他的,人很聪明,点子也多。电影看多了,他就把连环画上的打仗故事用玻璃片画下来,做一个木头盒子,用手电一照,图像就印在墙上的白布上,再配上解说,就成了幻灯片。只要一放,屋里就挤满了人。后来,他又用大米跟院子

里的主妇换钱,在房顶上架起天线,安上矿石收音机。小针那么一拨,耳机里就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,神奇极了。春儿的屋里经常高朋满座,深夜喧哗,左邻右舍又气又无奈;大人们只要找不到小孩,到春儿的屋里去,一找一个准儿。春儿脾气好,又仗义,小孩们在家挨了打就躲到他这里来,晚上不走也行。他一出

门,常常是前呼后拥,冲啊杀啊的喊声一片。在我心目中,常常把他和《白毛女》里的那个投奔八路军、后来领着队伍回家乡报仇的大春联在一起。

长大了去当兵,这成了院子里许多孩子的理想。春儿后来真的参军走了,他的“尉官”、“校官”先后也有几个当兵去的。春儿还提了干,当了排长,村里几个姑娘都追他,一个家里不同意,一个父亲有点“历史问题”部队不同意。大的一拨儿走了,我们就出头了,走着闹腾。1969年,和我一块参军的就有好几个。

时下文凭作假屡见不鲜。现在,这股歪风又吹到国外,假洋文凭飘洋过海来了。据悉,2006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了3万例国外学历学位论证,假洋文凭的比例较前几年又有所上升。仅在深圳,两年中又发现了近百个证书、文凭不又在认证范围内的。这几年,随着出国留学的大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,一些人在国外遇到的困难比国内更大,加上没人督促。为了回国后能向父母交代,并能找份好工作,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张假洋文凭。

一纸假洋文凭为用大焉哉!可以求职,可以骗钱,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,可以进高校当教授,可以申请科研经费,可以骗取爱情,甚至当领导,当总监。买假洋文凭是一种投资,虽然价格不菲,做一套一般在1000英镑左右,约合人民币15000元。但是,有投入,就会有产出,只要造假得逞,就可以设法把成本收回,一本至少可得千利。虽然有风险,但风险只是得利的十分之一或更少,冒一下也是值得的。

国内对假洋文凭的处置偏宽,甚至于是见怪不怪,有人持一张假洋文凭来应聘,不作认证,立即奉若上宾,延请入室。这样一来,助长了假洋文凭的泛滥。毕业于西北师大的陈家中伪造了一张哈佛大学

灿烂动人。三位中,戎马一生的许昂是我部队的老领导,写得一手好字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后来听说对有君子之风的兰花情有独钟,从爱兰、种兰、咏兰、写兰到画兰,不仅开

了画展、出版画集,还应邀写出了画兰的技法专著。每当收到他画的兰花和飘逸的行书,我这个后生都会惊讶一阵子。老爷子的进取精神使我不敢问“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”这次他展出的佳作阔笔潇洒、疏朗放逸,富有天趣,更见老到。“素装摇曳两芬芳,君子自来惜葱篁。况是两家亲手笔,传将画篋细评章。”(王康乐题许昂画)

83岁的余安娜离休后20余年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。她年轻时在四川国立重庆师范美术科学习,曾师承张大千传人厉国香、伏文彦,后为黄宾虹传人王康乐入室弟子,专攻山水,兼学花卉、人物。现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。这次她携数十幅作品参展,笔下的山水如《溪山烟云图》,

灰色军服的军乐队,向着目的地,寻找军区文工团,当时也曾叫山东野战军文工团。当我们这支队伍行进到临沂以南沙河边时,太阳已经西下,我们准备过河再宿营。我军的政策,凡是敌人放下了武器,我们就称他们

过了沙河,说也真巧,我们

的博士文凭,居然被浙江大学数学中心聘为研究员。但是,不久被发现了其真面目,学校仅作清退处理了事。作假处置不过如此,于是后继者络绎不绝。

相比之下,国外对假洋文凭拥有者的处理,要比国内严厉得多。

学历病态心理

吴兴人

在韩国,副教授的文凭造假,将面临起诉。现年35岁的申蓉雅,宣称自己拥有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,因而被韩国首尔东国大学聘为艺术史学的副教授,并被看作韩国艺术界最具前途的艺术家之一,名利双收整整十年。最近,东国大学发现,申蓉雅不仅博士学位是假冒的,连学士和硕士学位都是假冒的。耶鲁大学说,他们从未录取过申蓉雅。申蓉雅的谎言被揭穿后,东国大学解雇了她,并委托检察机关调查此事,准备对她提出诉讼。另有消息说,光州艺术节的主办方已在7月12日取消了聘她为负责人。

东国大学和光州艺术节的主办方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假冒学历,弄虚作假,欺骗了学校,欺骗了

学生,欺骗了公众,危害甚大。为人师表,如此作假,这不止是一个师德的问题,而且已触犯了法律。违法必究,对申蓉雅起诉是完全必要的。依法判她几年徒刑,也是完全必要的。唯有如此,方能杀一儆百,以儆效尤。因此,在国内,我建议对洋文凭的造假者,发现一个,查处一个。我们还要追究聘用假学历者的行政责任。浙江大学数学中心聘用陈家中的领导责任,也不能这样不了了之。此外,也要提出防止伪造学历的有效对策,建立一种学历的认证机制,从源头上堵塞住伪造学历的漏洞。

假洋文凭的风行一时,是“学历病态心理”造成的恶果,是过度看重外国文凭的结果。企图以不正常手段出人头地的社会风气,导致了假学位事件的频发。这给我们某些自己不识洋文、盲目崇敬洋文凭的人,也兜头泼了一盆冷水:“海归派”里的南郭先生是大有人在的。我们可不要被一纸洋文凭蒙住了眼睛。判断一个海归人士有没有真本事,最要紧的,是看他有真才实学,有没有动手能力,能不能解决实际问

题。我们不要自己制造一道“学历壁垒”的南墙,弄得不好,南墙倒下来,把自己也压在里面。



金珠玉蕊(中国画) 王庄霄

时机和土壤,便会生长出美妙的果实。王庄霄、许昂和余安娜三位老人的艺术成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

霞光正灿烂,桑榆并未晚啊,我祝三位前辈书画俱老,健康长寿。

算,不仅仅惊心动魄,也确实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,排除了隐患。

回到文工团以后,这支军队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本质上的区别,其中许多人觉醒了,他们深深感觉到人与人的关系变了,他们梦寐以求的平等,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了。

这支军队的转变,是一个时空的跨越,脱胎换骨,由敌人变成了我们的同志。许多人编入了三野军乐队。嘹亮的军乐声,奏响了淮海大地、万里长江,直到解放上海、南京以至全中国。

明日刊登一篇《忆陈老总看演出》。

我的学生季塔连科

潘富恩

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

潘富恩